
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

特里·伊格尔顿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

[英国]特里·伊格尔顿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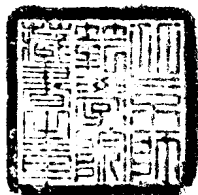
文 宝 译



21097599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 九 八 六 年 · 北 京



1097599

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
MAKESIZHUYI YU WENXUEPIPING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字数 65,000 开本 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 $3\frac{1}{2}$ 插页 2

1980年3月北京第1版 1986年12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数 8,501—13,500

书号 10019·2916

定价 0.66 元

译者前言

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历史和现状，对于建设我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十分必要的。当然，我们首先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文艺问题的论述，研究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思想，同时也要研究早期的和当代的阐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论著。马克思主义总是随着历史条件和状况的变化而丰富和发展的，我们需要随时了解新情况，总结新经验，并在实践中加以检验。对于当前外国研究和阐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论著，不管其中的论点是我们所同意还是不同意的，也都需要搜集和了解，并通过比较加以检验和鉴别。为此，我们译出了特里·伊格尔顿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并附上戴维·克雷格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论文选〉导言》。

《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一书是英国伦敦梅休因出版公司一九七六年出版的，作者特里·伊格尔顿属于英国六十年代出现的“新左派”。此书围绕四个论题，即“文学与历史”、“形式与内容”、“文学与倾向”和“作为生产者的作家”，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原理，并介绍了苏联、东欧和西方各种“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的观点。伊格尔顿的主要论

点如下：

一、文学是社会上层建筑中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而意识形态是一种复杂现象，其中搀杂着矛盾冲突的世界观。因此，文学作品不可能是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简单反映。优秀的写作技巧，意味着具有一种能自由支配的思想洞察力，这种洞察力在政治上进步与否无关紧要；在缺乏真正的革命艺术的情况下，对资本主义社会抱有敌意的极端保守主义反倒能产生最有意义的文学。

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不是简单的、一对一的相应关系，因而文学与现实的联系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单从文学作品中寻求政治经济和阶级斗争状况，这是庸俗马克思主义的做法。分析文学作品要分析种种因素，如作家的阶级地位、意识形态形式及其与文学形式的关系、文学创作的技巧、美学理论等等。

三、形式与内容的关系是辩证的。只注意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而忽视文学形式问题，这又是庸俗马克思主义的做法。形式也属于意识形态范畴，形式的变化反映了意识形态的变化。如现实主义转化成自然主义和形式主义，关键在于一八四八年欧洲革命的失败。

四、列宁在《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一文中提出文学创作必须具有公开的阶级性，这条原则适用于党的文学，尤其是“党的理论著作”，而不适用于全部文学创作。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评论文学时，很少规定文学作品在政治上“应当如何如何”。因此，政治倾向是否正确，“不能当作马克思主义

批评的基础”。

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创作口号是“错误的”，斯大林对文艺进行了“近代史上前所未有的摧毁性打击”。

六、文学作品的主观意图和客观意义之间的区别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矛盾原则”。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巴尔扎克，列宁对托尔斯泰以及卢卡契对司各特的分析便是运用这一“矛盾原则”的范例。

七、文学“反映”现实的提法是不确切的，它把文学与社会的关系看作象照镜子和照相那样被动、机械的关系。

八、文学艺术是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但从另一意义上也是经济基础的一部分。作家、艺术家生产者，在资本主义社会又是雇佣劳动者；文学艺术创作也是一种制造业，作品、艺术品可以是商品。艺术生产也依赖某些生产技术，艺术生产方式也决定艺术形式。因而，如何阐明“作为生产的艺术与作为意识形态的艺术之间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当前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马克思主义文学论文选》一书由英国企鹅丛书出版公司一九七五年出版，编者戴维·克雷格是英国兰开斯特大学的高级讲师。选集前面是他撰写的导言。他的观点与伊格尔顿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例如，他同伊格尔顿一样，不加分析地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文学路线，但他并不反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相反，他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一种富有成效的和必要的观念。当然，他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自有他自己的理解。克雷格的观点中还有一个突出之处，

就是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理论 and 荒诞派之类戏剧持比较肯定的态度。

《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一书和《〈马克思文学论文选〉导言》一文中涉及的观点和问题反映了当代西方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现状。我们对于这方面的情况了解实在太少，希望这本小书能引起大家的兴趣，更多地介绍外国的研究状况，以便于分析和鉴别，提高我们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水平。

本书所译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引文，凡与中译本有出入的，均根据本书英译译出。

由于我们对这方面情况了解和研究不够，译文难免存在错误和缺点，请读者在引证时核对原文，不要直接引用。

一九七八年十月

目 次

译者前言	1
引 言	1
第一章 文学与历史	4
马克思、恩格斯与批评	4
基础与上层建筑	7
文学与上层建筑	12
文学与意识形态	20
第二章 形式与内容	24
历史与形式	24
形式与意识形态	28
卢卡契与文学形式	31
戈德曼与遗传结构主义	36
皮埃尔·马舍雷与“离心”形式	39
第三章 作家与倾向	42

艺术与无产阶级	42
列宁、托洛茨基与倾向	45
马克思、恩格斯与倾向	48
反映论	54
文学倾向与英国马克思主义	59
第四章 作为生产者的作家	65
作为生产的艺术	65
瓦尔特·本雅明	66
贝托尔特·布莱希特与“史诗”剧	69
形式与生产	72
现实主义还是现代主义?	76
意识与生产	78
参考书选目	83
附录:	
《马克思主义文学论文选》导言	
(戴维·克雷格)	87

引 言

马克思主义是一门高度复杂的学科，其中被称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那部分更是如此。因此，在这本小册子中，只能介绍几个基本论点，提出一些根本性的问题。（顺便提一下，本书之所以简短，因为它原先是为一套简介性研究丛书写作的。）这类书籍的危险在于，熟悉这门学科的读者会觉得是老生常谈，而对这门学科完全陌生的读者却感到困惑难解。我不敢说这本书有什么创见，内容如何全面，但至少努力做到不冗长乏味，也不神秘化。我的意图是尽可能清晰地提出论题，尽管由于既定的困难，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无论如何，如果出现什么难点，我希望这是由于这门学科本身的缘故，而不是因为我表达不清。

马克思主义批评是依据产生文学的历史条件来分析文学的，同样，它还需要了解它本身的历史条件。要讨论一位马克思主义批评家，譬如说乔治·卢卡契，如果不考察他的批评得以形成的历史因素，那显然是不充分的。因而，讨论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最有效方法，应该是对从马克思和恩格斯起直至今日的这类批评作一个历史的考察，勾画出植根于历史的这类批评随着历史变化而变化的线路。然而，由

于本书篇幅有限,要做到这一点是不可能的。因此,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四个中心论题,并依据这些论题讨论各位批评家。这虽然意味着大量的压缩和省略,却希望能多少保持这门学科的一贯性和连续性。

我开头把马克思主义称作是一门“学科”,这倒是真有点危险,因为这类书籍可能恰恰成为那种学院式的东西。无疑,我们很快就会看到,马克思主义批评会顺顺当地塞在弗洛伊德学派的和神话学派的研究方法中间,成为又一种吸引人的学院式“研究方法”,一个耕耘就绪、可供学者践踏的研究领域。不过,且慢,我们先得提醒自己一个简单的事实。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关于人类社会以及改造人类社会的实践的科学理论;更具体地说,马克思主义所要阐明的是男男女女为摆脱一定形式的剥削和压迫而进行斗争的历史。这些斗争决不是学术性的,如果我们忘记这一点,就要吃亏。

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来阐释《失乐园》^①或《米德尔马契》^②,未必同这种斗争有直接的关联。但是,我们说把马克思主义批评局限在书斋是错误的,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批评在改造人类社会方面具有不说是中心的、也是重要的作用。马克思主义批评是一个更大的理论分析体系中的一部分,这个体系旨在理解意识形态——即人们在各个时代

① 《失乐园》是英国诗人弥尔顿(1608—1674)的长诗。

② 《米德尔马契》是英国女作家乔治·艾略特(1819—1880)的长篇小说。

借以体验他们的社会的观念、价值和感情。而某些观念、价值和感情，我们只能从文学中获得。理解意识形态就是更深刻地理解过去和现在；这种理解有助于我们的解放。正是依据这一信念，我写了这本书。我将此书献给牛津大学马克思主义批评班的同学们，他们同我争辩这些问题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实质上成了本书的共同作者。

第一章 文学与历史

马克思、恩格斯与批评

如果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以他们的政治、经济著作著称，而不以文学著作著称，这绝不是因为他们认为文学不重要。诚如托洛茨基在《文学与革命》(1924)中所说，“世上有许多人思想如同革命者，而感情如同庸人，”但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在此列。马克思在青年时代写过抒情诗、诗剧片断以及一部深受劳伦斯·斯特恩^①影响的、未完成的喜剧性小说，他的著作充满文学的观念和讽喻；他还写过一部规模宏大的、未出版的论述艺术和宗教的手稿，并计划创办一个剧评杂志，写一部大型的巴尔扎克研究专著和一篇美学论文。马克思在他所处社会的伟大古典传统中，是一个文化教养非常高的德国知识分子，艺术和文学是他呼吸的空气的一部分。从索福克勒斯^②到西班牙小说，从卢克莱修^③到粗制滥造的英国小说，他都熟悉，范围之广令

① 劳伦斯·斯特恩(1713—1768)，英国小说家。

② 索福克勒斯(约公元前497—406)，古希腊悲剧作家。

③ 卢克莱修(约公元前99—55)，古罗马诗人。

人惊愕。他在布鲁塞尔创立的德国工人俱乐部，每星期有一个晚上用于讨论艺术。马克思本人十分欢喜看戏、朗诵诗歌、阅读从奥古斯都时期^①的散文到工人歌谣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他在一封致恩格斯的信中描述他自己的著作是一个“艺术整体”。他对文体问题具有细致的感受力，更不用说自己文体。在他最早的报刊文章中，他就提倡艺术表现的自由。此外，他在成熟著作中所运用的一些最关键的经济思想范畴里，也能找到美学观念的痕迹^②。

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手头的任务比系统阐述美学理论更为重要。他们关于艺术和文学的评论是分散的和片断的，只是稍稍提及，而不是充分的论述^③。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主义批评所涉及的，不只是重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提出的论点。它所包含的内容也超出了西方所谓的“文学社会学”。文学社会学主要是谈特定社会中的文学生产、分配和交换的手段——书籍怎样出版，作者和读者的社会成分，文化水平，决定“趣味”的社会因素。它也探查文学著作，从中抽出社会历史学家感兴趣的题材；考察文学内容，从中找出

① 奥古斯都时期是古罗马皇帝奥古斯都统治下的拉丁文学全盛时期。

② 见M.里夫希茨：《马克思的艺术哲学》（伦敦，1973）。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学兴趣，有一本书提供了资料，虽带有幼稚的偏见，但颇有道理，见P.德梅茨：《马克思、恩格斯与诗人》（芝加哥，1967）。——原注

③ 关于这些评论的概略，见《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艺术》（纽约，1973）。——原注

与“社会学”相关的问题。在这方面已有一些出色的著作^①，它形成马克思主义批评整体的一个方面。但就其本身而言，既不专门是马克思主义，也不专门是批评。确实，在很大程度上，这只是一种经过适当冲淡，掐头去尾的马克思主义批评，颇适合西方的胃口。

马克思主义批评不只是一种“文学社会学”，只考虑小说怎样获得出版，是否提到工人阶级等等。马克思主义批评的目的是更充分地阐明文学作品；这意味着要敏锐地注意文学作品的形式、风格和含义^②。但是，它也意味着把这些形式、风格和含义作为特定历史下的产物来理解。画家亨利·马蒂斯^③曾经说过，一切艺术都带有它的历史时代的印

① 特别参看 L. 旭金：《文学趣味社会学》（伦敦，1944），R. 埃斯卡皮特：《文学社会学》（伦敦，1971），R. D. 奥尔蒂克：《英语普通读本》（芝加哥，1957），R. 威廉斯：《漫长的革命》（伦敦，1961）。最近的代表性著作有 D. 劳伦森和 M. 斯温伍德：《文学社会学》（伦敦，1972），M. 布雷德伯里：《英国文学的社会背景》（牛津，1971）。关于雷蒙德·威廉斯的重要著作的说明，见《新左派评论》第九十五期（1976年1—2月）上我的文章。——原注

② 许多非马克思主义批评会反对象“阐明”这样的用词，认为这类用词有损于文学的“神秘”。我在此使用它，是因为我同意皮埃尔·马舍雷在其《文学创作理论》（巴黎，1966）中所说的：批评家的任务不是“解释”而是“阐明”。在马舍雷看来，“解释”一部作品，是指按照某种应该如此的理想标准修改它或纠正它，即是说，拒绝按照作品的本来面目接受它。解释式的批评，只是“复述”作品，为了更容易消费而修饰它，详细描述它。这样的批评关于作品的话说得越多，它的成效就越少。——原注

③ 亨利·马蒂斯（1869—1954），法国画家、雕刻家。

记，而伟大的艺术是带有这种印记最深刻的艺术。大多数学文学的学生却受到另外一种教育：最伟大的艺术是超越时间、超越历史条件的艺术。关于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批评有不少话可说，但是，“历史地”分析文学当然不是从马克思主义开始的。马克思之前的许多思想家已经试图根据产生文学作品的历史说明文学作品^①。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黑格尔是其中之一，他对马克思的美学思想有深刻的影响。因而，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创造性不在于它对文学进行历史的探讨，而在于它对历史本身的革命的理解。

基础与上层建筑

对历史的革命理解，最早出现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6)的著名章节中：

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和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想象的、所设想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描述出来的、思考出来的、想象出来的、设想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真正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从事实际活动的人。……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②

① 特别参看维柯：《新科学》(1725)，斯达尔夫人：《文学与社会制度》(1800)，泰纳：《英国文学史》(1863)。——原注

②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1972)第一卷第三十至三十一页，其中略有出入。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中，对这段话的含义有更充分的阐述。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①

换言之，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与他们自己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有密切联系。一定的“生产力”，譬如说，中世纪的劳动组织，涉及我们称为封建主义的佃农与地主的社会关系。在后一个阶段，新的生产组织方式的发展建立在一套变化了的社会关系上，这一次是占有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与向追求利润的资本家出卖劳动力的工人阶级之间的关系。这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合在一起，形成马克思所说的“社会经济结构”，亦即马克思主义更为通常所说的经济“基础”或“基础结构”。每一时期，从这种经济基础出现一种“上层建筑”——一定形式的法律和政治，一定种类的国家，其基本职能是使占有经济生产资料的社会阶级的权力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1972年)第二卷第八十二页，其中的重点号是本书作者所加的。